

刘仲敬 著

# 安·兰德传

## 生平与思想

Ayn Rand

我发誓——  
我永远不为他人而活  
也不要他人为我而活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刘仲敬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 刘仲敬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0810-2

I. ①安… II. ①刘… III. ①兰德, A. (1905~1982) — 传记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793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刘仲敬 著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810-2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¼ 插页 4

定价：38.00 元



安·兰德 (1905—1982)



童年安·兰德(右)和两个妹妹



少年安·兰德



青年安·兰德

## 序

我对安·兰德的哲学思想及其传播有兴趣，已经出版的安·兰德传记大多寓目，比较近出的兰登书屋版大部头传记也曾浏览一过。看得多了，常感遗憾。所见传记的作者无不是安·兰德的粉丝和崇拜者，真格是树碑立传。写作传记最常见的姿态是跪着写。传主的生平和思想具有强烈的魅力，尤其是安·兰德，其人及其思想都具有强烈的征服力，一般人很难抵挡。作者浸润其中，为之折服，崇拜之心油然而生，写着写着就跪了下去。溢美遮丑、曲解护短乃至强词夺理，在传记写作中屡见不鲜，几成常态。

自安·兰德的著作和思想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二十年，其读者和思想的认同者不计其数，可是，此前没有安·兰德的传记出版，就连译本也没有，这真令日益增多的安·兰德的读者遗憾。现在坊间终于有了一本安·兰德传记，以满足读者之需，实在令人高兴。查询网络书店，刘仲敬博士的这部著作确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安·兰德的传记，更



## II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是第一部中国人写作的安·兰德传记。

最近十年，在中国年轻白领和商业人士当中，追捧安·兰德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安·兰德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她创建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哲学，迎合了在市场上打拼的人士的需要，更为广大的无爹可拼，只能在市场经济中靠个人奋斗的底层青年，提供了精神能量，因此刘仲敬博士的这本传记来得正当其时。

首先令我满意的是，刘博士不是安·兰德的粉丝，不是跪着写此传记，相反，刘博士把安·兰德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或者说，是当作一个剖析对象，态度中立甚至冷峻。不仅不溢美，在刘博士如手术刀的笔下，安·兰德及其粉丝会有些尴尬。我相信，即便是粉丝，即便奉安·兰德为“教主”，读读这本基于客观与理性的传记，是有好处的，也符合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所谓客观主义，就是理性至上。

相比众多的英文传记作者，刘博士的英文文献运用能力丝毫不落下风，体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且，刘博士更有他们所不及之处，那就是知人论世的史家功力。比较而言，以刘仲敬博士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西方思想史更为熟稔。因此仅仅 10 万字篇幅，却

能将安·兰德置于历史的宏大背景下观照；既可概览安·兰德的身世履历，又能感受安·兰德所处之历史大潮。这种阅读感受，在安·兰德的同类英文传记著作中鲜少获得。

作者结合安·兰德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揭示了东方犹太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激情狂热特性，令人对安·兰德的基因谱系恍然大悟。这位浪人知识分子与苦寒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表象不同，实质却是一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面对这种深挖入穴的史家功夫，恁谁都无话可说。再如安·兰德的发迹与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狂潮的关联，也是被忽视或者刻意回避而被传记作者道出的节点。

从学术或纯技术角度来讲，安·兰德的哲学是苍白的，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偏门。她看似自洽的逻辑，被主流不屑一顾，在知识的贡献上也乏善可陈。但我们都清楚，她是一位生活和社会的体验者，从中获得认知，形成观念，终生予以捍卫。她的哲学认识与生活价值观既同东方的集权专制传统相冲突，也不见容于西方的基督伦理，因此安·兰德更是一位苦斗的战士。如果我们解开安·兰德自己罗织的哲学面纱，聆听她个人生命的体验，更能够获得认同和



#### IV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共鸣，实际上，读者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安·兰德为何有那么多知音和追随者。我和众多安·兰德的读者只是普通人，不是知识分子，身处圈外，并不在乎所谓哲学或学术，在乎的是，安·兰德讲出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说的心声。她得以成名，得以吸引千万读者的，是她的两部巨无霸长篇小说。文学技术视为禁忌的大段大段观念陈述，恰恰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安·兰德头上戴有许多帽子，显然这些帽子不适合她，尽管这些帽子大都是她自己戴上的。另外，一个思想家不能完美践行其倡导之观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许多戒烟者还得益于老烟民的劝诫呢。因此尽管作者责之甚严，作为读者则宽以待之，重要的是各取所需。

刘仲敬博士的文笔老道，传记结构单纯清晰，夹叙夹议，一气呵成，读来轻松愉悦。篇幅不大，却包含丰富的知识量。作者和本书的编辑周媛媛对读者怀有体恤之心，大量的注释省却了查阅之苦，更是受益匪浅。作为读者，我对作者和编辑心怀感激。

汪 宇

2014年12月7日

## 目 录

- 序 (汪宇) / I
- 第一章 永远的试金石 / 1
- 第二章 学究政治及其见习生 / 19
- 第三章 “价值阶梯”的倒塌 / 35
- 第四章 现在和未来的先知 / 49
- 第五章 异乡异客 / 62
- 第六章 创造安·兰德 / 71
- 第七章 好莱坞的召唤 / 80
- 第八章 步入光荣之路 / 89
- 第九章 浪人知识分子在纽约 / 101
- 第十章 终极问题 / 112
- 第十一章 蛮族名将 为罗马而战 / 124
- 第十二章 重返加利福尼亚 / 142

## 2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 第十三章 个人主义与麦卡锡主义 / 154
- 第十四章 旧宗师与新门徒 / 166
- 第十五章 兰德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 / 180
- 第十六章 营造公共知识分子 / 194
- 第十七章 文化战争 / 206
- 第十八章 门派与宫廷 / 219
- 第十九章 王者的孤独 / 229
- 第二十章 安·兰德之后的兰德主义运动 / 240
- 第二十一章 安·兰德哲学及其思想史系谱 / 253
- 结 语 火与电 / 263

索 引 / 266

参考文献 / 272

附录一 安·兰德年谱 / 276

附录二 安·兰德著作目录 / 280

附录三 安·兰德语录摘选 / 292

## 第一章

# 永远的试金石

如果人生可以拥有主题歌的话，我相信每一种有价值的人生都会有一首。我的主题歌是一种宗教、一种迷念。它或许是一种狂热，又或许是个个人主义这个词所表达的一切东西。我与那种迷念相伴而生，我不曾看到，并且我现在也不知道，一种更有价值、更被误解、看上去似乎更绝望、更可悲地匮乏的理想。但是，不妨称为宿命或嘲讽吧，地球上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自由主义狂热者生存的国家。

——安·兰德自传草稿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1936

## 2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阿克顿勋爵<sup>1</sup>如是说，“自由的挚友向来寥寥无几，胜利全都归功于少数人。他们依靠与从旁协助的人结成联盟而获胜，而这些人常常抱有和他们不同的目的。”人们太习惯将阿克顿视为英格兰宪政自由的化身，常常忘记他是一位天主教徒。立宪君主制的伟大传统建立在（针对天主教徒的）1679年《排斥法案》<sup>2</sup>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sup>3</sup>的基础上。每一位英国天主教徒都是从每年11月5日焚烧盖伊·福克斯<sup>4</sup>模拟像的儿童游戏中学到第一堂政治课的。地道的英国人总是认为，各种自由（liberties）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最贴切近义词。地道的少数派却会认为，只有一种自由，就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夹缝。

根据这种定义，英国天主教徒远远称不上自由最好的试金石。几乎没有几个人类团体能跟犹太人竞争自由试金石的危险荣誉。历史证明这块试金石相当可靠。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在克伦威尔时代实现<sup>5</sup>，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在拿破仑时代实现<sup>6</sup>。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区变成了19世纪欧洲自由派心目中的反面图腾，几乎不下于沙皇本身。

1905年2月2日，安·兰德（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 [Alissa Zivovievna Rosenbaum]）在圣彼得

堡出生。她在俄罗斯犹太社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后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模式。安·兰德未能免俗，但历史给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将她和她的事业带到了美国。兰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国发表，以美式个人主义为标榜。她本人又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欲望，酷爱党同伐异。即使在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形象也经常遮蔽了思想家安·兰德的意見。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她纳入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光谱，放在罗斯巴德<sup>7</sup>的自由意志主义<sup>8</sup>和戈德沃德<sup>9</sup>的保守主义<sup>10</sup>之间，用英美传统解释她的生平和学说。这种做法颇有郢书燕说的味道。其实，兰德早已在1936年的自传草稿就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质：“地球上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狂热自由主义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你能想象一个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会自称“狂热自由主义者”吗？狂热的清教徒、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的民主派、狂热的激进派、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狂热的种族主义者……都有可能。然而，狂热的自由主义者？有没有搞错？

确实有一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一种激进的——立宪派！当然，他们不在英语世界。他们在——神



圣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sup>11</sup>的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俄罗斯，二月革命<sup>12</sup>的俄罗斯，柏林、巴黎和美洲的“白俄”侨民社区<sup>13</sup>。他们的自由不像英国人那样，充满了封建和特权的气息；不像美国人那样，充满了殖民拓荒者的新教和虔诚气息。他们的感情认同和政治修辞带有浓厚的革命乌托邦色彩。索尔仁尼琴在《红轮》中这样描绘他们<sup>14</sup>：这些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更在意听众的欢呼，而不是纲领的实现。斯托雷平<sup>15</sup>政府徒劳地请求这些社会贤达接受大臣的职位，但他们对实际责任避之唯恐不及。最后，他们面对驱散苏维埃和议会的布尔什维克水兵，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表示——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他们原先也是这么对付沙皇的。效果令人满意。）纳博科夫（临时政府国务秘书的儿子）<sup>16</sup>在其回忆录《说吧，记忆》（*Speak, Memory*）中提到，俄国流亡者永恒的话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正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他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家——美国居然充满了巴比特式<sup>17</sup>市侩精神，年轻人认为读书仅仅是谋取更高薪水的手段，不禁痛心疾首（赫尔岑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sup>18</sup>）。

从精神气质上讲，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

从人员背景上讲，这两个群体都充满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帝国歧视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格外多，占据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位置”。在这个大多数人口由文盲和农民组成的国度，犹太人是城市化水平最高、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尽管俄罗斯帝国法律尽量限制他们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国尽量限制苏州考生，以免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将北方考生完全赶出土大夫行列）。于是，反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斗争变得非常像少数民族大联盟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斗争。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人民联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犹暴行其实是这场斗争的余波。罗森鲍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忽视安·兰德和托洛茨基<sup>19</sup>、曼德尔施塔姆<sup>20</sup>（他们也是犹太人）产生于同一个思想苗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很难理解她对理想国的热爱（埃德蒙·柏克<sup>21</sup>会怎么说呢？）、对绝对理性的追求（休谟<sup>22</sup>能相信吗？）、对传统和宗教的不屑一顾（爱德华·科克<sup>23</sup>会忍无可忍的！）。当然，这不是说兰德是伪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

安·兰德后来描绘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传》中嘲笑的那位传记作家<sup>24</sup>。他们

都一味夸张俄罗斯帝国的封闭、专制、压抑，迎合西方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苏联的妹妹诺拉对此极为反感，尖刻地指责兰德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兰德甚至说，她厌恶俄罗斯的一切。如前所述，这当然并非事实。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正如她从来没有丧失对俄国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少年时的俄罗斯帝国当然不是她笔下的模样。这里没有英美那种正规、合法的政治自由，却有（或者不如说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思想激荡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过波澜不惊的英美主流社会。正因为法律是专制的，所以社会对违法者格外宽容，甚至同情，意识不到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差异。正因为思想不可能付诸实施，不可能通过现实后果判断其优劣，所以公众只能根据思想的彻底性、抽象性和逻辑自洽性下结论，政治哲学一再沦为审美偏好的附庸。

这种思想氛围对兰德的认知结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国以后，她都很难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著书立说，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她缺乏有机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的活动，自然